

男·憎·女·恨



「夜已深矣，尚不回夫就寢。」劉文喜曰：「未及一時，殞室飲食之客，人，正與高彩烈，如蒙生靈。女士不棄，吾願為東道主。」女吁氣曰：「爾歸人如紗縫，真令我無法。吾今許爾，爾若進夜食，但有一條件，即為後食完畢，任我自歸，不得用事。」劉文喜大悅曰：

「得女士見許，條件吾無不從。」於是二人同行，而上酒街。彌道，至半安殞室，止於下座之中。俄歐來問何取，劉文喜先問女，女云無可無不可，劉文喜令取大殞二客，且令進酒，俄歐去，劉文喜垂下座前之碧色絨障，復強之，言曰：「天氣如是炎熱，下之何為。」劉文喜曰：「亦利以談話而已，吾亦無異心。」女一笑曰：「心是你之心，吾安知其異與不異。」劉文喜自注於己杯曰：「此言實太武斷，酒足以使朋友脫影跳，傾吐心腹，而見其真情，不飽酒之人，每多拘執顧慮，難見其個性也，吾認女士為可交的朋友，固勸女士飲酒，若謂吾有圖，則女士之心，先存不正，不正非我。」女慨然一飲而盡，杯中酒，以杯下向，滴瀝無餘，始曰：「與君相識以來，此語尙寬得我心，若你以前，一見人即以好感之話，此所記交淺言深，非奸即盜也。」劉文喜曰：「此亦觀乎其人而言，必先朋友始，否則女士將謂我為無賴。」女慨然一飲而盡，亦以杯下向，語尙寬得我心，若你以前，一見人即以好感之話，此所記交淺言深，非奸即盜也。」劉文喜曰：「此亦觀乎其人而言，有與相處十年，亦可說一句心腹話者，有一傾心，便與命生死者，端稱乎其人之有資格否耳，即如與女士同之一人，其人當為女士之姊妹，其眉目面貌，何嘗不與女士如一，但一與相接，便覺其森然不可近，與士和善可親，良淵之隔。」女曰：「果然，彼為良之，且一冷若冰霜，生平嫉男性如仇，男性調之者，必感其辛辣不可近，詆諱，自不可免，至余為人，外人較為易與，然余之內心，其憎惡男性如之，何乃曰憎為恨。言復注酒於二杯，舉而向之曰：「如今以後，爾不復憎，而我不復恨，共以朋友而開始端，」

，祝余不久之將來，即獲得超乎朋友

與爾飲杯朋友之酒而已。」劉文喜認為

如此收納後，已深滿意，遂一飲而盡，

劉文喜曰：「豪哉女士，余生平最喜豪

爽脫略之人，所一余得女士尤與納女友

，余實有非常之快慰。」是時女已酒意半

醺，紅生頰粉，色若絢桃，文喜美色

，園廟座所見，彼却矢口不承，彼如無罪

者，何以不敢後余至警署，而中道逸去

，看來去夕之戲弄我與簡大師者，實令

男黨之秘密，乃問之曰：「夫夕余在簡

氏家中所遇，分明是令姊，但適間午戲

，財，求我與簡大師不加追究，便可作

為無事，何必脫逃，致令其罪名坐實，

姉之所為，實則去夕之事，並非尠劫

事，與我與簡大師不加追究，便可作

為無事，何必脫逃，致令其罪名坐實